



# 一个中锋的进行

科学幻想

# 一个中锋的遭迂

· 科学幻想 ·

黑龙江省科普创作协会筹委会编印

一九七九年·哈尔滨

# 科 普 丛 书 编 委 会

主 编： 刘 沙

委 员： 孙 幼 忱

哈 志 年

郑 化 顺

美 编： 张 士 南

## 会 委 前 言

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项战略措施。为了大力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省科普创作协会筹委会编印了“科学幻想”、“科学童话”、“科学小品”三本普及读物，今后还将陆续编印。由于人力和编辑水平所限，必定有些不足之处，希望广大读者、作者提出批评和改进意见，来共同办好科普读物。

编 者

# 目 录

一、生命如海湛蓝	王琪 (1)
	插图 张士南
二、一个中锋的遭迁	刘沙 田维 (15)
	插图 张士南
三、《一个中锋的遭迁》续篇	唯果 (29)
四、忠实的助手	王继刚 (33)
	插图 董俊茹
五、神秘的发卡	哈志年 (42)
	插图 萌衍江
六、奇怪的行李	杨寿新 (47)
	插图 杨沙、刘棣
七、三江平原散记	刘沙 (56)
	插图 杨沙、刘棣

- 八、中锋重上足球场 ..... 哈志年 (67)  
插图 潘卫生
- 九、渤海鲸群 ..... 孙幼忱 (80)  
插图 蒋明
- 十、奇妙的阅读机 ..... 叶元 (86)  
插图 蒋明
- 十一、郑伯伯的枕头 ..... 孙幼忱 (90)  
插图 潘卫生
- 十一、农业工厂 ..... 欣田 (96)  
插图 杨沙、刘棣
- 十三、精湛的焊接 ..... 张德贵 (110)  
插图 林建群
- 十四、第一座陶料厂 ..... 孙幼忱 (114)  
插图 蒋明
- 十五、空中奇案 ..... 余俊雄 (121)  
插图 閻中礼



# 生命如海湛蓝

·王琪·

生日前夕

一个秋日的傍晚，一辆银白色的气垫轿车飞驰在宽阔的郊外高速公路上，车内一位两鬓斑白的老人，凝神注视着天边金色的余晖，深深陷入沉思之中。过了好一会，他低下头来看了看自动驾驶台上的电子日历表，一组荧光数字显示出：2020年10月14日。“……呵，时间过得真快，只有三天了……。”老人自言自语着，不知不觉，气垫轿车已经在一座白栅栏环绕的庭园前停了下来。

这是著名的老画家严未艾教授，专程拜访他的挚友——细胞学专家谭方兴博士来了。

此行来访不同往常，原来严老教授记起再过三天就是小他三岁的谭博士整整一百二十周岁的生日。一种突然由心中升起的愿望——送给挚友一份象征着永恒的、闪光的生命这样一种

礼物的愿望，竟象山花充满沁人清香一般，充塞着老画家年轻的心田。他把长久以来心中酝酿的一幅构图与眼前就要到来的日子连在一起，想象着，筹划着，情不自禁地连迈下轿车的脚步都轻快了起来。

客厅洁白的自动门朝他敞开，然后，又无声地在他身后合闭。咦？怎么大厅里空无一人？往常闻声迎来的谭博士在哪里呢？……等了片刻，眼前的静穆使他油然产生一层凉意。他按了几下通往各室的电铃，还是没有人！老画家索性来到电视荧光屏前，按了下询问电脑的红键，回答传来了：

“五个小时之前，在实验室里，谭博士心跳停止。现已送至[-201]\*电子低温控制室。已通报科学家协会，决定请设在月球上的生物科学研究中心派人来配合抢救……”

严老教授已经站不稳、听不清，仿佛一道巨大的闪电迎头击来，任热泪纵横，眼前一片模糊……。在极度地心慌意乱，失去自控许久，老人才继续听着电脑中的回答：

“谭博士是在对一项量子生物学项目进行大量紧张的实验中，复发急性心肌梗死而倒下去的。经电子监护器诊查及超声诊断，博士的心脏在有严重血栓凝成，大块面积心肌细胞坏死的情况下，药疗已不能控制，唯有采用器官移植。”

老画家知道，人工心脏早已研制成功，然而对于解决移植后的体内排异性，保证长时期稳定寿命等难题，至今尚未最后突破。现在是否就在等待生物科学研究中心来解决这一关键难题呢？……显然，此刻谭博士周围的人们，也都分头筹备抢救工作去了。

“唉唉！……”严老叹息着，倾刻之间，竟象衰老了三十年！天色越加暗淡了，窗外秋风中飒飒作响的枫树叶子，在夕

阳最后一抹余晖之下，隐没了深红色的光艳，只变成黑影，闪动着……。

老人靠在沙发上，仰首凝视夜空，盼着，等着，想着……。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去了，终于，一轮皓月静静地从天边升起。严老想起了谭博士曾经说过月球上具备无菌的天然条件，是个生物科学的研究的理想所在，不禁低声而出：“啊，光明，你快飞来吧！”他眺望着，眺望着，似乎真感到月亮在隐约含笑地应承着什么。

在期望中，老画家突然想起了往事。在突然间意识到又走近了生命边缘的时刻，几十年前的往昔，鲜花与太阳，色彩与画面，生动与热切的交谈，又一一映入脑海。哎，什么能比这春潮雷雨般的回忆更令人怀念呢！

### 四十年 前

那是四十年前一个阳光明媚的三月天，映山红花开满了山坡、草坪和新香河两岸。那时就已经是美术界著名画家、并被人们誉为“淘金迷”的严未艾教授，正带领学生由呼伦贝尔的“那达慕”盛会写生归来。他象每次一样，带回了大量珍贵的画幅，足够在宽敞的客轮上举行个丰美的画展了。人们从他们风尘朴朴的行装中贪婪地翻看着。

——呵！壮美的大自然，古老又年轻的祖国，幸福而勤劳的人民，在画家的笔下，闪烁着怎样的奇光异彩！难怪人们齐口称颂严老师是“淘金迷”，这么多的画，真是每一幅都比金子还耀人眼目呵！

照学生们说来，严老自从粉碎“四人邦”，摘掉“反动权威”、“黑画家”的帽子以来，一天比一天精神抖擞了。他画起画来，真是忘记了一切，蚊子叮，飞虫咬，风吹日晒，衰

老多病，全然不计，整个身心奉献到对神圣的大自然的描摹、美的创作之中，——画笔纯熟地在调色板与画面之间跳动，一切颜色、笔触，都在他手下变得富有生命力，富有诗意……。

正在争相欣赏时，突然有人惊呼起来，人们方才发现在严老师已倒在船尾的甲板上，待到扶他时，只感到这身躯已是异常沉重。靠栏一侧，是一个支起来的画架，上面是一幅没有画完的晴空与瀚水，寥寥不多色块，显出苍劲的笔锋，深沉的基调。甲板上，一支沾满油彩的画笔，滚落在画家苍老的手边，老人死一般灰白的脸上，五官可怕地歪扭着，心脏在极微弱地跳动……

两位女学生急得掉下了眼泪，大家痛悔着没听院长的话，任凭严老执意劳累到如此地步。唉！八十高龄，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里画出了一百余幅写生，这要有什么样的速度，付出怎样的精力与体力呵！

正在束手无策时，人群中走出一位清瘦而目光炯炯的老人。只见他健步跨上前，俯身对老画家略加察视之后，果断地指挥着：“立即把患者转入快艇，跟我来！”……

“呵，湛蓝的水……深度……黄昏的天空……红色……象火……血红……宝石红……”

一张雪白的床前，一位身着白衣的老人默立倾听着老画家昏迷中的喃喃自语。这正是船上那位清瘦的老者，也就是这座“心血管病防治研究所”的所长谭方兴博士。他作为细胞学专家，刚刚外出讲学归来，恰好迁到老画家。

整整一天一夜了，谭博士守在患者床旁，进行了异常紧张而有效的抢救工作。病情是严重的：脑血栓在过度疲劳下突然发作，半身神经细胞已经失控、瘫痪，加上进发症与高龄，似乎只能做追悼会的准备了。可是，无疑——老博士对倒下来的老人

画家产生了极大的同情，目睹船上生动的一幕，耳闻不凡的“淘金之行”，不觉深深地触动了自身心灵，他也是年逾八旬了啊！……

在东方鱼白色晨曦中，老画家向眼前洁白的身影和面孔，发出微弱的声音：

“八十多岁了，让我安静了吧，可以了。……”

“您画够了吗？”白色身影发问。

“不，远远不够。只是已经日暮途穷，不行了。既画不下去，就可以离去了。”白发下微微睁开的双目中，闪动着晶莹的泪光。

“不，您可以活下去，可以画下去，生命并不这般脆弱与不可控制。”

“这是人类不可抗拒的规律呀，年轻的，新生的，未来不是他们的天地吗？”

“难道我们活着能和他们有空间矛盾？没有。时代要求我们去探索更广阔、更深沉的东西，既要向宇宙中各星球、向地下、海洋等物质的深度进军，更要向理想、向思想文化的高度攀登。

未来光明的一切，需由成熟者与新人一道奋斗。每一个生命，对于时代的贡献，应在新的意义上扩展到更深远。……比如我，一个研究生命的，在未能拿出满意的成果，尽到对人类的责任之前，能安宁地闭上眼睛吗？而作为肩负着‘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艺术战士，您不觉得应该做出更多的贡献，才更加完美吗？您不觉得人们爱戴您、需要您吗？”

说到这里，身着白衣者的手紧紧地握住了病床上的手。晨光中，老画家为眼前射进来的第一道朝辉惊醒了，为这紧握的



双手震动了！他举目四望，病房的四壁竟然挂满了他的作品，在阳光下，画面维妙维肖地再现了画家的一切思想与创作精神。蓦然间，老画家已经产生了无限向往新生的热切欲望了！

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也是谭博士精心设计的一种心理疗法呢！

春天转眼过去了。谭博士一直亲自医治并护理着老画家。他在对患者施用了一种新型的可以击破凝成的血拴、并使血管软化的药剂之后，又进行了近三个月的细胞疗法。严老教授已经从病榻上站起来了。

来访者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老画家一头光泽的黑发和丰满安祥的面孔，代替了原来衰老不堪的形象，密布的皱纹已消逝无遗，双目神采十足，充满了智慧与信心。……

老画家复活了！人们争相传说，喜不可言。消息传到“美院”，更是上下一片欢腾。醉人的夏季的清风啊，又带来了多少喜人的心声！

多少个香气浓郁的仲夏之夜，谭博士紧张的工作之余，坐在画家对面，畅谈着他所热衷的医学研究课题，谈着他对包括画家在内、他的几十名老年患者施行的生理疗法和心理疗法。他无不自豪地告诉新朋友说：

“有几位从这里健步走出去的超百岁患者，称我这儿是‘新长征路上的老将加油站’……”

“嗨！……”博士显然激动了，他表示，一定要把这高度的评价作为奋斗的目标，并且充满信心地预言着：生物科学的发展即将到达一个征服自然，改变人类命运的高峰。谈到不少正在研究的课题时，他说：“人类一直向往中的返老还童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有几次，谈到兴奋处，老博士甚至诙谐地表露出自己的

“诗癖”，深情地吟诵起他所喜爱的大诗人泰戈尔的诗句：

“让生如夏花之绚烂，让死如秋叶之静美。”

“唯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

那些难忘的“复活”的日子里，画家从乐观的“诗人”科学家身上感染到了无穷的力量，理解到一个对党和人民作着巨大贡献的人，所具有的永远朝气蓬勃的生命力。

然而，画家也了解到这幸福的老科学家还有一件心事。有一次，博士对知己讲：

“许多老朋友都有了重孙子了，可我唯一的女儿却已经年过三十五、六，至今未婚。她钻进实验室已经整整十年了！在研究遗传工程，我知道她倾注着巨大精力和毅力，又是我的同行……”说到这里，他叹口气，加上一句：

“唉，献身科学我高兴呵，只是……”

阴云一闪而过，随后仍然是和画家的侃侃而谈，朗声大笑，两人都声称自己比任何年轻人都更年轻，比任何幸福者都更幸福！“呵，唯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常常是用诗句道了晚安之后，博士才离开画家的病房。

### 生命液 L 3\*

……静，静。一切似乎都已沉沉入睡。夜色在皓月照耀下亮得出奇，也更显得万籁俱寂。唯有老画家的心被往事的回忆带到沸腾的生活中去了。

朦胧中，他凝向月亮的视线突然被月光下一个闪光的东西吸引过去，同时，房间里电视屏的一个指示灯一亮，传出月球已经来人的讯号。只见庭园外草坪上落下了一架银色小型航天飞机，后面是一辆中型电子飞车。没等严老判断清楚，一高一矮，各自身着深灰、深红风衣的男女两人已经最先走来，直

奔园门，后面有两三组携带行装的“白大衣”人员紧随进来。

最前面的灰和红，多么和谐的两种色彩！上面两张庄严智慧的面孔，更叫老画家为之一震！——这位女子怎么这般面熟？只是，她焦灼的神色使严老顾不上心中的疑问，握手之后，立刻引一行人马到后面的手术室，然后默默退到一边。

随着准备工作就绪，一只电子低温控制舱缓缓驶入。

“啊！……”那位使老画家看着面熟的女子脱口而出，同时冲上前去，俯身向舱内投去急切的目光，浓密的眼睫毛下，滚落出颗颗泪珠。

“小谭，冷静些！”同来的高身个男子挡住她，低声说道。

“是她！”严老恍然大悟：“这正是离开谭博士几十年，一头钻进实验室的独生女儿谭佳芳！”

……手术组人员开始操纵电子“机械手”进行心脏移植术，气氛紧张起来。严老走近坐在一边心神不宁的谭佳芳身边，问道：

“小谭同志，器官移植后的体内排异性障碍以及长时期寿命稳定问题，都解决了吗？”

“这一问题，我们已经在动物身上成功地进行了大量试验，对于人体，在理论上也完全通过了。”谭佳芳回答着，一边拿出一支透明的药液指给老人看：

“这就是生命液L3\*。”同时，那位高身个男子走过来补充说：

“这里含有一种人工合成的基因，把它注入人体细胞，将会培养出另外一种新细胞，新细胞则将阻止体内产生排异。而这支新型合剂的另一作用是还兼有促进和控制人造心脏对人工心脏起搏器的敏感性。”

经小谭介绍，严老认识了这位 L3<sup>#</sup>研究室主任辛加欣博士。“好一付魁梧的身材，刚毅的目光！”老画家盯着年轻的博士，心里想着。

半个小时之后，手术人员已经把一整套人工心脏植入“死者”体内。

“L3<sup>#</sup>开始！”辛博士宣布。

“剂量按理论数据吗？”小谭的手扶在一只自动控制器的白色键钮上，疑惑地问道。

“不，人体首次使用，先减半量。”

随着键钮旋动，L3<sup>#</sup>液体缓缓注入老博士细胞中。只见植入的人造心脏微微搏动了几下，周围人刚刚松了一口气，可是，搏动之后，又是死一般沉寂。

辛博士沉着地接受着人们投向他的目光，盯着监护器中显示出的数据，思索一下，指示道：

“L3<sup>#</sup>加量，速度放慢！”

……在人们屏息期待之下，人工心脏终于稳定地跳动起来了！随着手术台上电子控制装置的升温调节，一个微弱的叹息声从“死者”口中传了出来。

顿时，串串喜泪，从人们绽开的笑脸上飞进下来，老画家一手一个，抓住谭佳芳和辛博士的手，摇着，摇着，他想大声说句什么，喉咙中却哽塞着，什么也说不出。

## 探索·礼物

事情过后的第三天清晨，严老教授把刚刚收到的一张大红请柬塞进了贴身的衣袋里，然后整装待发地去告诉了美院苏付院长，他要带几名学生做一次短暂的旅行。……人们猜不透严老的用意，从他携带的全套画具来看，真象要大干一番呢。

一路顺着新香河而下，师生们选择了气垫快艇。速度随时调节着，如同水鸟一样，时而掠水而过，时而又腾空跃出水面，飞起来！

玫瑰色的天空，云朵如花似锦；群青淡紫的近山远峰，两岸一座座辉煌的城市，参天宁静的工业区，深远无际的田野……色彩，气魄，一幅幅新美的构图，直看得师生们心旷神怡。

傍晚，老画家一人矗立在静穆的海岸上，凝眸深思着什么。是的，他异常兴奋，他也在“研究生命”，“探索生命”，他要描摹浩瀚的海洋，要用画家的眼睛测出大海的深浅，要用神奇的画笔和闪光的湛蓝色彩，表现出象征着无限深度与广度的生命的海洋！……

画架支起来了，画笔在握！

老人边画，边思索着：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

它正象这追逐着的欢笑的海浪一样，它应该是永不止息的追求与奉献。

追求，对于无尽无休的理想、学习和奋斗的追求。有人把这比作生命的粮食，确实贴切。你瞧，生命的帆船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绚丽缤纷的世界，党和人民为之奋斗的美好憧憬近在咫尺。一切都在天天翻新，使人警觉，使人兴奋，使人目不暇接，使人简直感到一种永无办法使自己臻于完美的地步。

诚然，雕琢自身，不是目的，可是活着就要做出奉献，这已成了多少超百岁老人越来越强烈的生命原动力。只有从这奉献之中，才能找到一种似乎能平衡和稳定各个器官的精神寄托，这对于一个成熟的生命来说，真是比宝石还珍贵、比甘露还甜美啊！……

老人把最后一笔画完，为巨大的疲劳压得坐到温热的岩石